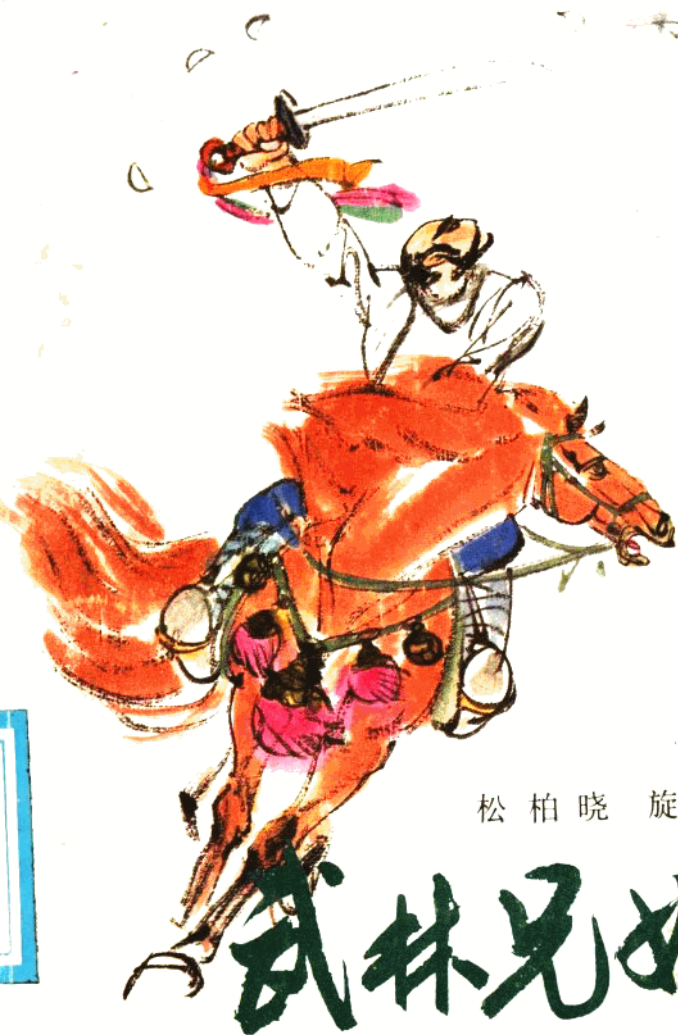




松柏晓 旋 编写

武林兄妹

——马永贞 马素贞 传奇

武林兄妹

——马永贞 马素贞传奇

少年儿童出版社

武林兄妹

——**马永贞 马素贞传奇**

松柏、晓旋 编写

赵 勋 李庆生 插图 倪绍勇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棠里分厂排版 江苏吴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49,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

ISBN7-5324-0949-X/G-279(儿) 定价: 2.20元

目 录

上 篇

一、震远马行 陈天彪升帐点将·····	3
二、“追风嘶月” 马永贞率队南下·····	12
三、黑店险恶 “醒再来”刁徒盗马·····	22
四、广泰货栈 时圣高妙计连环·····	31
五、“通惠幽居” 众英雄大闹赌场·····	41
六、“三地衙门” 白痢痢老谋深算·····	51
七、翠姑卖唱 黄老板如虎扑羊·····	60
八、义救弱女 热血儿肝胆衷肠·····	70
九、借刀杀人 地头蛇卖身投靠·····	80
十、耀武扬威 史蒂夫心狠手辣·····	89
十一、斗恶惩顽 红脸汉威风八面·····	97
十二、赛马角逐 众骑士技艺惊天·····	108
十三、险遭暗算 跑马厅一振黄魂·····	116
十四、冤家路窄 斧头党诈奸阴险·····	125
十五、暗设陷阱 马永贞含冤九泉·····	135

下 篇

十六、平地噩耗	演武厅一片悲咽·····	147
十七、血浓于水	夜深沉仗剑复仇·····	154
十八、引狼入室	“一洞天”密谋策划·····	165
十九、密室鬼影	邢如龙惊恐万状·····	170
二十、巾幗孤胆	马素贞独闯虎穴·····	176
二十一、陷身囹圄	“快手李”拔刀相助·····	188
二十二、三柱香尽	击三掌一分高下·····	194
二十三、新仇旧恨	女巾幗悲痛欲绝·····	201
二十四、尔虞我诈	工部局一出丑剧·····	207
二十五、夜闯民宅	蒙面人孤身苦斗·····	212
二十六、除霸雪恨	白痢痢一命归天·····	220
二十七、寄匪警敌	刁歹徒魂飞魄散·····	226
二十八、擂台决战	马素贞为民除奸·····	234



上 篇

马永贞传奇





一、震远马行 陈天彪升帐点将

清朝年间，山东济宁府有一“震远马行”。相传当年皇太极（清太宗）率清兵入关，在山海关一带与李自成展开大战。皇太极帐下有个姓陈的驯马师，原是汉人，因马术高超，深得皇太极宠信。谁料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今一见两军混战，就趁着月黑风急之夜，盗走了皇太极最心爱的坐骑“追风嘶月”投奔闯王大营去了。那皇太极懊丧万分，整日茶饭不思，待到击败闯王后，便四处张榜捉拿姓陈的驯马师，孰料那姓陈的驯马师却暗暗投往山东济宁，隐名埋姓，挂出“震远”的招牌，干起贩马的老行当来。

如今，“震远马行”的掌柜名叫陈天彪，是陈家第十八代的传人。陈天彪自幼跟从父母贩马护镖，不仅熟谙马贩子的各门勾当，且练得一身好武艺。在他的操持下，“震远马行”名闻遐迩，垄断了北中国的贩马市场。

这天清晨，陈天彪独自在内室闷坐。珠帘徐徐掀开，帐房先生刘润资悄没声息地走了进来。

“陈爷，呼唤在下有何吩咐？”

“唔，请坐。来呀，给刘先生看茶。”

家人奉上茶退出去后，陈天彪从怀中掏出一纸书信，递给刘润资：

“先生请过目。”

刘润资展开书信，只见上面写道：

天彪兄台鉴：

久闻贵行大名，如雷贯耳，惜无缘拜谒一二。近来沪上马事日盛，西人跑马聚赌，一掷千金，此风所及，名门巨富竞相效仿，欲悬重金以求千里良驹。某窃意，此正贵行大展宏图之时，不知吾兄可有意否？大驾若能光临，则寒舍生辉，某等幸甚。此外，每次赛会均是西人获胜。如有马上高手能一同前往，为长我国人之志气。

弟顾三开顿首再拜

刘润资看毕，连声道贺：“陈爷，喜从天降哇！”

“敢问刘先生，喜从何来？”陈天彪不动声色地道。

“陈爷是在考我么？好，恕在下冒昧了。自陈爷执掌大事以来，在北方，‘震远’的名号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惜祖祖辈辈以来，陈家的势力未能跨过长江一步。如今顾老板主动相求，此乃天赐良机，正好把‘震远’的牌子亮到江南去，未知陈爷尊意如何？”

“刘先生讲得不无道理。”陈天彪一手转动着两颗硕大的铁核桃，一手捻着胡须沉思道：“只是先生知其一未知其

二。亮出‘震远’的牌号，让南人知晓，这毕竟还在其次，可恨的是那帮洋人，仗着有几匹洋马，会比划几下蛮拳，就到处圈地跑马，无端寻衅，全不把俺中华放在眼里。俺早就寻思去上海一趟，一来作成些买卖，二来会会那帮洋人，得便时教训教训他们。只是可惜呀……”说到这里，陈天彪仰面长叹不已。

“不知陈爷担忧何事？”

“如今俺已快要黄土没顶，力难从心哪！要是早个十儿八年的，嗨……”

“陈爷何必如此丧气！即使您老不亲自出马，想手下徒儿徒孙如云，何不选个精明能干的，委以重任，替您老走一趟呢？”

一句话提醒了陈天彪，他不禁转忧为喜，问道：“依先生之见，何人堪当此任？”

“马永贞如何？”刘润资笑着反问。

“好，好，非此人莫属！”陈天彪连连拍着大腿说。少顷，又面露难色道：“只怕众人难服。”

“陈爷请放心吧！在下已有主意了。”说着，刘润资凑近陈天彪的耳边，嘀咕了一阵。

陈天彪听得眉飞色舞，连声赞道：“刘先生到底是读书人出身，是比俺强多了。”说罢又转身朝外：“来呀！”

一个家人应声而入。陈天彪吩咐道：

“传我的话，众徒儿后花园演武厅集合！”

陈家后花园小巧别致，仿照江南园林的格局，数百竿

翠竹遮掩着大半个亭园，地上苔藓斑驳，一条石子甬道曲曲弯弯伸向远处。入口处竖一长条白石，上书：“曲径通幽处”。陈家世代贩马出身，最恐被人耻笑，所以处处要显得古雅脱俗，这也是陈天彪的一番苦心。甬道尽头是一带墙垣，上有一扇月洞门。穿过此门，便是演武厅了。陈天彪与刘润资来到厅堂，众徒弟早已分两厢排班站定，恭候多时。一见陈天彪进来，都俯首控身，齐声唱喏：

“给师傅请安！”

“免！”

陈天彪坐定后顾盼两侧，便开口道：“大李，怎不见你三弟？”

排头一人跨出一步，他就是陈天彪的大徒弟快手李。他不但精通内家拳，更难得的是出手疾如流星，且发力极猛，力在千斤之上，常常一拳就致敌于死命，所以江湖上都称他“快手李”。此刻快手李低头回道：

“三弟一早出去，想是在‘天香居’饮茶。弟子已差人去找。”

话音刚落，只见一人急急撞入厅内，趋步来到阶下，躬身作揖：

“弟子未知师傅呼唤，还望恕罪。”

陈天彪冷冷问道：“马永贞，俺问你，大清早去什么地方厮混？你来此有半年多了，难道连这儿的规矩都不懂吗？”

“师傅容禀，因‘天香居’近日来了个盲艺人，在唱‘义

和团’的故事，弟子听得入迷，故而……”

没容马永贞说完，陈天彪一声冷笑。这一笑笑得底下人发毛。江湖上都说，谁遇着他冷笑，谁就该倒霉了。冷笑声中，猛听得一声断喝：

“二张听令，与你大哥一起，代为师好好惩戒一番这忤逆犯上，花言巧语的东西！”

“遵命！”又一人跨出行列。此人五短身材，无论寒暑，只着一身玄色短衫裤。两腿粗壮有力，上面遍布黑毛，行起路来疾步如飞。他外出保镖，遇敌对阵，全仗腿上功夫。有一次与人争斗，对方斗他不过，又惧怕他的腿力，就躲在一株古松后与他捉迷藏。他被逗得性起，飞起一脚踹去，那四、五个汉子才能合抱的古松竟齐齐折断，隐身在树后的对手也被活活压死。因他有这般了得的功夫，江湖上也送他一个绰号，唤做“铁腿张”。

铁腿张眨巴着铜铃般的牛眼望了望快手李。两人都觉得纳闷。他俩原是陈天彪下最得意的徒弟，但半年前，又来了个马永贞，师傅指名叫三人义结金兰。两人心中老大不高兴。要是新来的人是个耍货，那岂不坏了自身的名头！可是他俩又不敢违抗师命，于是三人结为兄弟，快手李年长，为老大；铁腿张居次，是老二；马永贞最小，为老三。这半年来，两个哥哥虽不曾见识过这位三弟的功夫，但看他行为却是忠厚善良，哥仨也渐渐有了感情。如今听得师傅下此命令，哥俩都不免害怕，想我俩这一掌一脚出去，不要说一个三弟，就是十个八个也得把命搭上哇！快手李望

着跪在一旁、泪眼汪汪的马永贞，心想：罢了，谁让我做这大哥呢，好歹救他一命吧。于是对陈天彪说：

“师傅，俗话说‘不知者不坐罪’。三弟毕竟是新来乍到，又念其是初犯，就饶了他这回吧！”

“哼！”陈天彪背转脸去，“为师的令出如山，不然何以服众？你休要多言，快去执行吧！”

见此光景，哥俩只得转身朝马永贞深深一揖：“三弟，多有得罪了，你好生用心接招吧。”

言毕，快手李在马永贞的左侧，立一门户，作“拔草惊蛇”势；铁腿张立在右侧，也摆出了个“罗成叫关”的架子。这种阵势行家一看就明白，分明是虚应故事，不忍真心下手，给对方一条生路。马永贞要是个会家，就当支个“金蝉脱壳”势，然后走左侧，再绕过右上方脱网而去。这样，即使你的武功平平，也顶多伤些皮毛，绝不会危及生命。

谁知这马永贞却是个楞头青儿，你瞧他呆呆地站在那儿，毫无反应。

两位兄长见此状，只得长长叹气，心说：生死由命，看他的福分了。反正我们出手的份量自己心中有数便得了。于是两人开始出手进招。

马永贞没有按常规向生路避让，反而顺着快手李的一掌迎了上去。那掌挟着风“呼呼”作响，径直奔向马永贞的顶门劈将下来。就在这一刹那，却见他忽地把身子一挫，用了个趟地缩身之法，飘飘然地从两人的夹攻中纵出。快

手李、铁腿张顿时大吃一惊，猛叫“坏事！”却收招不住，只听“啪”的一声，快手李一掌劈中铁腿张的肩膀，铁腿张的一脚正踹着快手李的踝骨。两人痛得连声怪叫，同时向后蹦出三四丈远。所幸的是，这一掌一脚只发了四成力，加上两人内功又深，不然的话，不死也落得个终生残疾。两人立定，再看马永贞，依然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连根毫毛都没伤着。两厢观战的人一齐喝起采来。快手李和铁腿张却是又喜又恼：喜的是三弟原来身手不凡，恼的是两人从来没在自家人面前如此丢丑。心想，你三弟既然了得，那咱们也就无所谓照顾了。于是两人重又摆开架势向马永贞围了上去。

这回交手与上回大不相同，哥俩恼羞成怒，一起发作，各自换形换招，使出了平生的绝技。快手李使的是“铁砂金刚掌”，铁腿张出的是“鸳鸯连环腿”，只见掌走如流星，腿出似飞沙。局外观战的人分不清这兄弟三人的面容形影，见的只是一团飞旋的光影，听到的只是一片呼呼作响。人人大气不敢出，就连那陈天彪都瞪圆了双眼。

起初，马永贞并不还手，只是左右腾挪，上下闪避，渐渐地，他被逼到一个角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想躲过快手李的掌，就避不开铁腿张的一脚。那脚正直奔他小腹而来，若被踢中是要送命的。于是，他只得摇起一臂来迎快手李，同时起三个手指，在铁腿张的脚脖上一摸。说时迟那时快，快手李正往下劈掌，猛觉得手臂一震，那一掌犹如砍在钢柱上，痛得他如万箭攒心，“哎哟”一声，

便往后仰倒，铁腿张一脚刚要命中马永贞的腹部，就觉得穴位被人点中，脉门被锁，顿时血滞气凝，那铁腿变得比棉花脚还不如。马永贞抓住他的脚跟，顺势轻轻往后一送，“去吧！”铁腿张“扑通”一声，摔出五丈开外。

围观的人都惊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那喝采声如同雷爆般地响了起来。马永贞扶起两位兄长，连声道罪：“小弟鲁莽，不知高下，误伤两位哥哥，还望多多包涵。”

快手李和铁腿张摇了摇头，去陈天彪前跪倒，心悦诚服地道：“师傅，三弟实在英雄了得，我俩不是他的对手，如今多事之秋，正是用人时节，望师傅饶他一次！”众人跟着跪了一地，齐声道：“师爷开恩吧！我们都替马师傅求您老人家了！”

马永贞也跪在阶下。陈天彪打量着他，缓缓开口了：

“马永贞抬起头来！”

马永贞刚仰起头，就见陈天彪把手一扬，“嗖”的两道光奔胸而来。马永贞眼明手快，起双手轻轻一抓，就把两颗铁核桃捏在掌中。众人刚要喝采，又见陈天彪袖口一抬，一支袖箭飞出。此刻马永贞已无法用手去接。好个马永贞，只见他不慌不忙，微微偏过脸去，“噗”的一口把飞箭叼住。这双桃一箭，是陈天彪的“三绝”，也是他死里逃生时的救命之宝，百步之内，无有不中的。如今竟被马永贞如此轻巧地收了去，手下人哪见过这种场面！也顾不得师傅在上，一齐叫起好来。

陈天彪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叫刘润资给大伙念了顾

三开的来信，然后问道：

“大伙说说，这趟生意该谁领头啊？”

“当然是马师傅！”

陈天彪站了起来，掸掸两袖，威严地咳了一声，“好！
马永贞上前听命。”



二、“追风嘶月”

马永贞率队南下

阳春三月，淮海大平原仍是寒风呼叫，丝毫没有一点春意。大地一片灰白，狂风戏弄着唯一的生存者——泥沙，在空中狂舞。

在远处的大道上，一支马队由北向南驰骋而去。为首的骑士约30多岁，身高6尺开外，豹头环眼，一丛连鬓胡须遮去了大半个面庞，一条粗长的辫子盘在头顶。此人上身月白色粗布紧身夹袄，下着毛蓝布裤子，裹着绑腿，足蹬一双黑色的密针细扎的土布马靴，煞是威武雄壮。他就是马永贞，奉师命率队南下上海。

马永贞骑在马上，心里却很不平静。他是个粗人。那天，他一直蒙在鼓里，想不通陈天彪干嘛要处罚他。

半年前，他和妹妹马素贞去山西贩盐，途经开封，闻知城内正在摆擂比武。当下兄妹俩也顾不得要去赶集，顺着潮水般的人群拥到台前站定。

在台上的是邢如龙、邢如虎兄弟。这兄弟两人是开封城内有名的“龙虎二霸”，仗着武功了得，勾结官府，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武林中人几次想除掉这两个败类，却屡